

Village



村庄

胡干 / 著

①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①下

村庄

胡干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庄:全2册/胡干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594-0063-5

I. ①村…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9714号

书 名 村庄(全二册)

作 者 胡干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沁颖

选题策划 何崇吉

责任编辑 姚丽

特约编辑 王群超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米屋工作室

封面设计 米屋工作室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000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063-5

定 价 98.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 / 听取蛙声一片 (邵燕君)	01
------------------	----

上 册

一、火车站迎接“相爷”	1
二、“瘸国梁”的公社之行	45
三、“相爷”回到韩家庄	74
四、南屋北屋	83
五、“瘸国梁”早早过来看望“相爷”	104
六、“瞎补丁”两口子来探望“相爷”	118
七、“亨奶奶”也来看望“相爷”了	142
八、“大喇叭”也想要看看“相爷”	160
九、“咸菜回”等到天黑才来看望“相爷”	181
十、“瘸国梁”再替“相爷”站岗	201
十一、“相爷”暂别韩家庄	210
十二、坐镇干部的大会小会	256

十三、“嘀嘀咕”也来看望“相爷”	331
十四、“桂爷”招待坐镇干部	342
十五、“如根儿”也想看看“相爷”	362
十六、“相爷”再回韩家庄	385
十七、“相爷”去看望老地主韩元清	416
十八、“相爷”去看望“瘸国梁”	437
十九、精神焕发的“丁卯儿”	446
二十、大年	470
二十一、老地主真就死在了节上	515
二十二、韩元清的葬礼	556
二十三、“亨奶奶”被批斗	589
二十四、砍伐杏树行子	604

下册

二十五、小学校的忆苦思甜课	625
二十六、完秋家南房的争端	644
二十七、“相爷”“桂爷”的快乐时光	657

二十八、“桂爷”的小烦恼	675
二十九、孩子们与白占光的第一次较量	687
三十、“相爷”被“邀请”来顶个“封资修”的数	709
三十一、小学校门前的热闹场面	748
三十二、孩子们与白占光的第二次交锋	767
三十三、南房的风波	809
三十四、上级检查	830
三十五、“桂爷”的麻烦真要来了	875
三十六、批斗“瘸国梁”	888
三十七、“瘸国梁”与“相爷”的战斗	920
三十八、孩子们与白占光的再次交锋	940
三十九、“瘸国梁”与如根儿的战斗	967
四十、“桂爷”与“相爷”的冲突	1004
四十一、“瘸国梁”与如根儿的再次交锋	1028
四十二、二龙的婚事	1038
四十三、“嘻哈哈”的婚事	1070
四十四、灾星真的降临了韩家庄	1091

四十五、“相爷”家的后院之争	1115
四十六、“丁卯儿”时来运转	1132
四十七、“相爷”的结局	1158
四十八、“瞎补丁”奶奶和“老片儿汤”的结局	1180
四十九、“桂爷”的结局	1189

二十五、小学校的忆苦思甜课

快乐的寒假转眼也就过去了，不管孩子们过瘾没过瘾，开学的日子一到，他们也不得不赶紧收拾好书包板凳，乖乖地来到了小学校。

按照这些年的惯例，小学开学的第一天，韩老师并不讲课，而是要请村里头上岁数的人，来给孩子们上一堂“忆苦思甜”课，这是上头传达下来的指示，也是上级要下来考察的内容，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可“睡不醒”打心底不喜欢这堂课，说白了，自从他当上这个小学教师，他就已经把讲台看成了他自个儿的阵地，谁站到那上边去，他都看着别扭，可他又没有办法阻拦，因为这堂课是上级三令五申，必须要上的，而且在他当老师之前，就已经开始上了，他就算有再多不喜欢的意见，也只能憋在自个儿肚子里烂掉。

自打开了这堂“忆苦思甜”课，村里头上岁数的老人，前前后后也有那么五六个，被请上过小学校的讲台了，可是请来请去，真正能在这讲台

上坐得住的，也就只有“瞎补丁”奶奶一个人，别的人不上讲台还好，一上讲台舌头就抽筋，虽然村干部一再强调，这不是什么正式的会议，没必要那么严肃紧张，就用平时唠家常的语气，跟孩子们讲讲过去的苦日子，让他们知道珍惜现在的好生活就行了，可是一上讲台，不管是谁，都不知不觉地就把脸绷了起来，台上的人一绷脸，台下的孩子们自然也不敢嬉皮笑脸的了，只好瞪大了眼睛紧盯着台上的人，这么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看过来，没见过这阵势的能不浑身哆嗦吗？平日里嘴就不怎么利落的，这会儿肯定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就连平常满嘴跑火车的“瞎补丁”，一站到讲台上，竟然也光剩下不住手地用袖子擦汗了，脖子憋得老粗，嘴里头却还是只有翻来覆去的那么几个词：

“是不，嗯，我说，啊，这个，啊，对不对。”

说了半天，不光孩子们没听明白他到底在说些什么，连他自个儿也有些个糊涂了，这才明白自个儿还真就像媳妇骂的那样，是落了秧的茄子，摆不上台面，胡说八道耍贫嘴的本事，真要正儿八经说人话，还真就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借口去趟茅房，赶紧跑回家把媳妇搬了出来。

“瞎补丁”奶奶身边向来都没少了过孩子，村子里头的孩子差不多都是她接生的，按老理说，孩子都会把下生时头一眼看到的人，当成自个儿的亲人，所以不管她高兴也好，生气也罢，甚至一连气地骂上多少遍，孩子们该怎么往她身边黏糊，还是照样怎么往她身边黏糊，更别说她褂子兜里头，袖口里头还时不时能变魔术似的，变出些瓜子花生的来，就是什么都没有，孩子们都愿意围着她转悠，遇上了开心的事第一个愿意跟她分享，受了委屈她也能第一时间给他们化解，孩子们之间起了纷争，更是会争先恐后地跑到她面前，要求她来给主持个公道，不管是什么局面，“瞎补丁”奶奶似乎总能够应对自如，从来都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瞎补丁”前些年一看见家里头又挤满了孩子，就忍不住要骂骂咧咧地嚷嚷几句，等到把孩



子们大声嚷嚷跑了，才敢冲着媳妇小声嘟囔：

“你又不是孙大圣，天天招一帮猴崽子进来，弄得这家跟他娘的花果山似的，叫人怎么待啊？”

“不愿待甬待，又没人拦着你，自个儿没种，弄得家里头冷冷清清的，还想不让别的孩子来给我添个热闹？哼，痴心妄想去吧，这个家只要我活着一天，谁也崩想拦着孩子们进门。”

“谁他娘的没种？你不说自个儿是块什么破盐碱地，我可告诉你，再这么下去，早晚我离你远远的，搬外头住去。”

“咳，你还甬将我军，要去还趁早，没了臭鸡蛋，我还不做槽子糕了是怎么的？”

三说两说，两口子又免不了叮当起来，好在这辈子叮当惯了，谁也不会真拿着吵架拌嘴当回事儿，豆腐坊一开张，“瞎补丁”真要搬着被卧住进去，媳妇居然一点儿都没有生气，还有说有笑一直把他送到了地头。这些年来，“瞎补丁”仗着自个儿做豆腐的方便，拿点儿豆浆豆腐脑儿，甚至只是些个豆浆皮儿、豆腐边儿之类的下脚料引逗着，也让孩子们没少来他的豆腐坊，可是他自个儿心里头有数，这群猴崽子跟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都是他娘的喂不熟的狗，不管给他们什么吃，吃完一抹嘴就想溜，央求他们坐会儿，好歹听他讲完一个故事都不成，就因为这个，他几乎从来都不会让他们白吃，至少也得脱下裤子来让他踢几个“腚刮子”解解气。心里头别扭归别扭，该服气还是得服气，一看自个儿压不住阵了，立马就想到了把媳妇搬出来救火。

“瞎补丁”奶奶一出现，孩子们立刻欢呼雀跃起来，教室里头也立刻就跟乱了营一样，“瞎补丁”费了好大的气力，才总算扒拉开蜂拥而上的孩子们，把自个儿媳妇推到了讲台上坐下，她刚在讲台上坐下，孩子们也都跟着上了讲台，抱脖子的抱脖子，拉袖子的拉袖子，当然也有悄悄把手

伸进口袋里头去的。“睡不醒”接连咋呼了好几遍，根本不起作用，最后还是“瞎补丁”奶奶沉下脸来，粗声粗气地发话，孩子们这才依依不舍地坐回了座位上去，回到座位上也坐不住，翘着屁股伸着脖子，眼巴巴地看着讲台，“瞎补丁”奶奶可受不了孩子们这可怜巴巴的眼神，只好叹息一声，搬着凳子走下了讲台，坐到孩子们中间去了。

既然是“忆苦思甜”课，当然少不了得讲点儿过去的苦日子，庄稼地里头长大的孩子们，自然知道粮食来得不容易，可孩子毕竟是孩子，平时吃东西也管不住自己，尤其是一旦吃饱了吃够了，糟蹋东西糟蹋粮食的时候也是有的，“瞎补丁”奶奶手头总是短不了吃的，醉枣平常日子是不会给吃的，花生瓜子也只有年节月礼才能见到，可就算不拿这些，她手头还会有数不清的新鲜玩意儿，不说别的，就光说这“干儿”类的一项，简直就数不清楚，红薯干儿，萝卜干儿，枣干儿，梨干儿，杏干儿，等等，恨不得天下有的所有吃食，她都有办法把它们制作成形状各异的各种“干儿”，秘密地存放起来，随时拿出来吊孩子们嘴里头的馋虫。“瞎补丁”奶奶的东西都是特意给孩子们准备的，孩子们吃她的东西她不会心疼，只会高兴，可是她的东西也不是随便哪个孩子都给吃，她有她自个儿的一定之规：女孩子一般是不给吃的，只有帮她干了一大堆活儿的时候，才兴许能得到一个半个的赏赐；调皮捣蛋不听话的孩子也是不给吃的，想吃也行，就得当着大家伙儿，老实承认自个儿的错误，并且赌咒发誓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规矩就是，随便糟蹋东西的绝对不给吃，孩子们不论吃什么，都得当着她的面吃完，吃剩下的果核果壳都得交回她手上让他检查，吃梨得检查梨核，吃枣检查枣核，嗑瓜子都得检查瓜子皮，要是让她看到了还有没吃干净的地方，她眼珠子一下子就会瞪得老大，谁要是还不赶紧把果核果壳拿回来，赶紧再好好啃一遍，一等她发话，接下来的好多天，你就只有眼巴巴看着别人享受的份儿了。



“瞎补丁”奶奶给孩子们吃的东西基本上都只能算是零食，不是正经饭，她也不知道自个儿立下的那些个规矩，孩子们吃正经饭的时候是不是还能遵守，所以她也巴不得有这么个正式的机会，好好地跟孩子们念叨念叨：

“吃饭的时候得注意，绝对不能洒饭粒，记住了没？谁洒了饭粒，将来都有报应，老天爷天天都给他记着数哩，一个人一辈子该吃多少饭，老天爷那里都有数，可是洒饭粒的不算，洒一颗饭粒就等于吃了十颗，一百颗，一百颗还不止哩，等到洒够数了，他这辈子就没饭吃了，懂不了？前些年为什么挨饿呀？就是上辈子，上上辈子因为饭粒洒得太多了，轮到这辈子受报应来了。”

整个一个上午，当然不会光讲这些，絮叨到一定程度，“瞎补丁”奶奶也有哄孩子们高兴的玩意儿，她会唱好几种小曲，唱得最多的就是那首“包老爷进京”，“听说那老包要进京，忙坏了娘娘东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孩子们一边听还一边跟着哼唱，有的甚至还走到空地上扭搭着身子，做着烙大饼、剥大葱的动作，那模样逗得“瞎补丁”奶奶也跟着笑了起来，她跟孩子们越是有说有笑，“瞎补丁”站在边上，越是觉着不自在，火气也越来越大：

“瞎他娘的唱什么呀？你见过人家娘娘烙大饼、剥大葱啊？人家老包都坐上开封府了，皇上招他进趟京，就让吃这点儿破玩意儿啊？你当是咱韩家庄人进京呢？你们这群傻孩子也是的，她就这么瞎唱，你们也跟着捧臭脚啊？”

任凭他嚷嚷的嗓门儿再大，孩子们该怎么乐和还是乐和，就跟没听见他说什么一样，他生多大的气都没用，根本就没人搭理他，他只好狠狠地摔一下子门，嘴里头骂骂咧咧地，背着手奔他的豆腐坊去了。

“瞎补丁”奶奶一出场，一下子就占据了个讲台，除了那段“老包

进京”，她还能说一段“穷窟窿”的顺口溜：

“说咱穷，咱就穷，一条扁担两根绳，走得慢了穷赶上，走得快了赶上穷，不紧不慢小心着走，咕咚掉进了穷窟窿，穷窟窿，窟窿穷，穷窟窿里头有妖精，没有肉，没有油，妖精光喝西北风，没有炕，没有被，妖精就睡长板凳……”

她说得意气风发，孩子们听得兴高采烈，一个个前仰后合地哈哈笑个不停，不少孩子还主动想要跟她学，拉着她的袖子央求她说了一遍又一遍，她也不嫌絮叨，每一遍都说得那么起劲，一个上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既然孩子们都喜欢听她讲，村干部当然也乐得省心，这些年就干脆不再换人，给孩子们上这堂“忆苦思甜”课，于是就成了“瞎补丁”奶奶的固定节目。

对这样的安排，别人没说什么，“老片儿汤”本人当然更不会说什么，人一到了这把年纪，肯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话也是多一句不如少一句了，何况还是跟一群不懂事儿的孩子们，费那么多唾沫星子有什么用？他孙子“小馄饨”可不这么想，这些年来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在他看来，不管是论年纪，还是论出身，“瞎补丁”奶奶的资格跟自个儿的爷爷，简直就没法相提并论，一来她家里头始终有地有牲口，小日子过得说不上富裕，可也没怎么发愁过吃喝，虽然没有雇过人给他们家扛活儿，可也根本没给地主家扛过活儿，二来她个老娘儿们家，说话没个准谱儿，说是给孩子们“忆苦思甜”，说来说去说的都是老辈子的事儿，什么“鞭打芦花”啦，什么“王宝钏住寒窑”啦，跟翻身解放斗地主，半点儿关系都扯不上，别人提醒她半天，让她说现在的事儿，不提醒还好，刚一提醒，她立马就扯到自个儿当年的出嫁上去了，都这么大岁数了，一提起年轻时候的那点破事儿，居然还哭鼻子抹泪的，说来就来，说完了自个儿那点破事儿，就又张家长李家短地瞎拉扯，根本就不像个“忆苦思甜”的样子，为这事儿他前些年就找过村干部，“胎里坏”和“瞎炮仗”都不是说人话的玩意儿，



当然不会给他什么好听的，只有“桂爷”，不管怎么说还算是给了他一个解释。

“二老爷爷，干吗不让我爷爷上‘忆苦思甜’课啊？”

“你爷爷？凭什么让你爷爷上啊？”

“什么叫凭什么，我爷爷可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啊，给老地主扛了一辈子活儿，要论苦大仇深，咱韩家庄谁比得了他呀？”

“得了吧，你个小毛孩子家知道什么？你爷爷是给韩元清扛了不少年活儿，可你去问问他自个儿，人家韩元清一家对待他怎么样？就你爷爷那饭量，错非是给人家扛活儿，不然上哪儿找顿饱饭去啊？这些个咱都可以先放在一边不说，闹土改那年，你小子也应该满跑满颠的了，工作队干部骂你爷爷的那会儿，我记得你小子也在场啊，骂的什么你小子没全忘了吧？”

“小馄饨”当然没有全忘，这小子的心里头，别人对他们家的好他不知道怎么记得住，别人对他们家的一星半点的不好，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年工作队进村，动员土改，要把韩元清的地都没收过来分给大伙儿，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白落上一块地，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吗？村子里的人家都欢天喜地的，争先恐后地在文书上按了手印，唯独他爷爷“老片儿汤”纹丝没动靠在墙根儿底下晒太阳，“桂爷”好不容易在墙根儿底下找到他，把他拉到了工作队面前，让他也按个手印，可是他居然还把两只手死死地揣在袖管里头，该死都不往外拿，工作队的同志因为他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苦口婆心地给他解释了半天，从无产阶级的翻身，说到了全国解放的形势，为了打消他的顾虑，还说到了不少负隅顽抗的地主的下场，可任凭工作队同志磨破了嘴皮子，他依然不肯在文书上按手印，“桂爷”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

“爷们儿，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分田分地是大家伙儿都高兴的事，

你干吗一脸的不痛快啊？是不是怕韩元清将来翻过手来报复你啊？”

“怕他？这辈子我也没怕过他啊，凭什么现在怕他？”

“不怕他你就痛快地按手印，别让人家工作队同志傻等着了。”

“按手印容易，有些个事咱得先闹明白了，这分田分地地闹腾半天，对咱到底有啥好处哩？”

工作队的同志不等“桂爷”开口，就赶紧抢上来说：

“有啥好处？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吗？过去土地都掌握在地主老财的手里头，你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拼死拼活，为什么还过不上好日子哩？都是让地主老财给剥削掉了，韩元清为什么又有房子又有地，就是因为他剥削了我们广大劳苦群众。”

“剥削？啥叫剥削，你们文化人别净说些个咱听不懂的字儿话，韩元清有房子有地那是他老小子命好，往远了说是老辈儿祖宗给他积下了点儿德行，往近了说是他老小子眼力乖滑，看准了‘相爷’能成事儿，打小就跟他们家走得近乎，末了捡他们点儿便宜也是该着。这些个咱先放在一边不说，我就想弄明白，这地分到我手上，到底对我有啥好处？”

“啥好处？这不到处都是好处吗？地分到你手上，你想种啥就种啥，想怎么种就怎么种。”

“慢点儿，兄弟你是不是没种过地啊？什么地种什么东西，什么时候种，这都是有规矩的，我想种啥种啥，那还能长得好吗？”

“你别误会了我的意思，规矩当然不能随便改，可你不用听别人吆喝了这总归是事实吧？”

“咳，咱庄稼人这辈子就是磨道上的驴，听吆喝的命，真要没人吆喝了，还得操心往哪儿走，自个儿还觉着累心哩。”

“哎，老乡啊，看来你是让地主老财欺压得太久了，不过这也不能怪你，只能怪万恶的旧社会，如今好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了，把骑在我们



头上的剥削阶级都打翻在地了，劳动人民该扬眉吐气了，你就痛痛快快地把地分回家，痛痛快快地劳动去吧。”

“到底分了地对咱有什么好处，我怎么还是没听明白啊？”

“瞧瞧你这位老乡，真让人操心，刚才不都给你讲明白了吗？你把地分回家，按照种地的规矩，该种啥种啥，该啥时候收成就啥时候收成，收成回来就拿回家，也不用再给地主交租子了，这还不算好处是怎么着？”

“哎，这倒是挺划算的，收成了就全归我自个儿，不用交租子，啥也都不用交了是不是？”

“也别说啥也不用交，到时候该交点儿公粮还是得交，不过不会白让你交，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

“别忙说钱的事，咱得先说明白了这公粮交给谁？”

“交给谁，当然是交给国家啦？”

“国家？国家是哪个孙子的爷爷？姓啥叫啥？”

“什么姓啥叫啥，国家又不是一个人。”

“那是什么东西？”

“也不是什么东西？”

“不是人也不是东西，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像话吗？国家就是咱们全中国人合起来的这个大家，就是咱们的新中国，就是领导着咱们穷苦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的新中国，明白了不？”

“哦，他帮着咱们闹翻身，把地主老财给收拾了，他来收租子？”

“胡说，什么叫他们来收租子，你简直越说越不像话了，千百万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赶跑了蒋匪帮，好不容易才砸烂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中国，把你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你不感激也就罢了，还这么没完没了，阴阳怪气地胡搅蛮缠，你眼里还有没有人民

政府了？你是打定了主意要跟地主老财穿一条裤子是怎么着？是不是也想跟着韩元清一道上街游行啊？”

“桂爷”一看工作队同志真急了眼，赶紧上来打圆场，粗声暴气地呵斥走了“老片儿汤”，又慢声细语地劝慰了好半天工作队的同志。当时的这一幕有多么凶险，“桂爷”该让“小馄饨”明白的时候也得让他明白：

“知道不？小子，当时要不是你二爷爷我拦挡着，你爷爷就得让人家拉出去，戴高帽子游行去了，就冲他说的那些个反动话，你还想让他去给孩子们‘忆苦思甜’？想作死呢？”

这些话放在前些年，还真就把“小馄饨”镇唬住了，可如今他岁数已经又长大了不少，又当上了民兵连长，原来一直憋着没敢说出来的话自然也就憋不住了：

“二老爷爷，这话不能老是这么一个说法，我爷爷让韩元清压迫剥削了一辈子，脑袋瓜子犯点儿糊涂也是保不齐的事儿，这个账要算还是得算在韩元清的头上，新仇旧恨，不正好让他借着‘忆苦思甜’的机会，都一块儿算算吗？要说控诉韩元清这个老王八蛋，除了我爷爷，别人谁还有资格啊？再说了，我爷爷当年脑袋犯糊涂，说了些个不该说的话，她‘瞎补丁’奶奶就没说过落后的话吗？当年她是怎么让人家从秧歌队里头轰出来的，您肯定也不是不清楚吧？”

“桂爷”也不能说不清楚，当年那也算是件大事儿，大街上也闹得沸沸扬扬的，上级派了位妇女同志，来帮助韩家庄的妇女闹翻身，需要组织个秧歌队，搞些个宣传活动，要说这敲锣打鼓，蹦蹦跳跳的事儿，都应该找那些个年轻人，“瞎补丁”媳妇怎么说也已经上了些年纪，跟着年轻人瞎掺和本来就不合适，可韩家庄村子实在太小，有的人家又死封建，坚决不让女孩子抛头露面，“桂爷”不得已就把她也推了出来，还不住地跟上级派来的妇女同志夸赞哩：

